

數位藝術的心象再現

從譚力勤的數位新作談當代藝術觀念

撰文 段煉

旅美華裔藝術家譚力勤，日前在費城的「達文西協會」舉辦「數位五行藝術」展。譚力勤原在湖南師範大學、中央美術學院、加拿大康科迪亞大學等校學習藝術，現為美國紐澤西州立大學教授，是該校美術系數位藝術研究室的負責人。最近幾年譚力勤的數位藝術不斷翻新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，而今明兩年他在美國、加拿大、英國、澳洲、土耳其和中國也都會有個展。不過，當人們關注他的技術問題時，我卻關注其觀念問題，因為數位藝術是當代藝術的新現象，而當代藝術的主流則是觀念的。

■「再現」的觀念

最近十年的新媒體藝術，尤其是數位藝術，在當代藝術中一枝獨秀。人們通常認為，數位藝術涉及的是新媒體藝術中的技術方面。對藝術家來說，這就是如何採用當代高科技，特別是採用電腦模擬和信息技術的現成手段，來製作藝術作品。但是，對於批評家和理論家來說，事情並非這樣簡單，新媒體藝術實際上還涉及當代藝術的觀念問題。例如，數位藝術是對我們既有藝術概念的挑戰甚至顛覆，包括再現和人的主體性之類根本概念。

譚力勤先前的數位藝術作品，呈現的是人物形象，例如他以北美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為題材的「數位與原始」系列作品。由於人

物的具象性特徵，這些作品易於理解和接受。但是，譚力勤後來的新作品，卻一改過去的外觀，易於辨認的人物形象消失了，代之以不易辨認的構形，而僅僅看似樹樁、枝幹、果實、菌類、石塊等等。這些相當抽象的構形，幾乎是一種純粹的形式，而不是客觀世界的再現。譚力勤數位作品的此種變化，使我們不得不考察當代藝術關於再現的問題。

在西方美學史上，亞里斯多德關於模仿的理論，是藝術再現論的基石。但是柏拉圖卻說過，藝術的再現並不真實。柏拉圖以床為例，給我們指出了再現的三個層次：理式、感性和藝術的層次。在第一個層次上存在著關於床的理式，也就是床之所以為床的道理和原則。第二個層次上的床，是木匠根據床的理式而製作的床，是木匠依自己對這理式的理解和自己的特別目的而製作的，因而是感性的、不全面的、偏頗的、不真實的。第三個層次上的床，是畫家根據木匠的床而繪製的，受到畫家之視角等因素的限制，只再現了床之外形的某一方面，因而更不真實。於是，畫家的床是摹本的摹本、影子的影子，與真理隔著三層。柏拉圖的邏輯，否定了再現的真實性，認為藝術不可能再現本質的真實。

儘管如此，自文藝復興到 20 世紀，西方美



譚力勤 樹花系列四幅 2005

術的歷史，卻是一個力圖再現客觀世界的歷史。雖然再現的可靠性和真實性一再受到柏拉圖式的困擾，但藝術再現的目的就是仿真，而再現與仿真的能力，也成為判斷藝術家水準的根本標準。歐洲人認為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，就連李維史陀這樣的大理論家，在談到普桑之繪畫的再現問題時，也舉出中國「畫龍點睛」的典故，來說明再現的水平和功力。

這樣，自古希臘到 20 世紀的貢布里希，藝術家和理論家們一方面遵從亞里斯多德的教義進行創作和闡釋，一方面又不斷地爭論著柏拉圖的問題。即使在 20 世紀中期抽象藝術達於鼎盛之時，人們還爭論說，藝術再現的是被抽象化了的物象。到 20 世紀後期，傅柯寫了一本小冊子《這不是一枝煙斗》，討論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繪畫中的再現問題，使這場古老的爭論，成為解構主義和後現代時期新的觀念問題。

■「再現」的未來

用分析的眼光解讀譚力勤的數位圖象，我看見的不是樹樁、枝幹、果實、菌類、石塊等原始森林的局部摹寫，而是藝術家的心

象，譚力勤說這是關於禪和五行的心象。禪是看不見的，譚力勤寓禪於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，賦予禪各種寫實的外觀，但其作品卻又不是對某一具體物象的再現。也就是說，藝術家不用木匠的床，他心中只有一個關於禪的理式。

譚力勤的數位藝術所涉及的再現觀念具有挑戰性。在這個問題上，今日的技術模擬為我們打開了一片全新的天地，使既有的理論面臨了顛覆的危險，理論家們不得不重新發問：藝術還是不是再現？藝術再現什麼？藝術怎樣再現？這些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：未來的再現是什麼樣的再現？

美國華裔學者趙睿（音譯）認為，在信息和高科技時代，對於再現來說，模仿客觀對象將變得愈來愈不重要，而模擬卻愈來愈重要。也就是說，未來的再現，並不需要被模仿的對象，就像畫家並不需要模特兒來寫生。在此，我要追問的是：未來的再現，是不需要木匠的床，但仍需要柏拉圖的理式，還是二者都不需要？為了解探這個問題，我要從「模擬」說起。

模擬（simulacrum）一詞的本意並不複雜，在

拉丁語和法語中，意思就是再現或仿真。但是在我們今天的資訊時代，在當代藝術的時下語境中，英語裡的「模擬」，已與本意相去甚遠。當「模擬」一詞出現在20世紀的技術領域時，一開始也指再現和仿真，例如飛行模擬器（simulator）就是要用座艙螢幕來再現飛行操作的真實情形，以作訓練之用。可是今天電視屏幕上的真人秀，雖以「寫真」為招徠，但我們看見的，卻不是可以觸摸、可以與之對話的真人，而是數位傳輸的模擬圖形。即便是在互聯網的視頻聊天中，彼此的聲音，也是經過數位轉換的模擬聲音。無論是在傳輸路徑上還是在終端，我們都既未獲得木匠的床，更未獲得柏拉圖的理式，這時的模擬，已沒有「原型」（original），再現也成爲一種「虛擬」之象（virtuality）。

虛擬的形象雖有一個寫實的外觀，但沒有模特兒作原型，也很難說有沒有柏拉圖的理式。在數位資訊時代，無論是一座城市，還是實現了全球化的地球村，其實都會是一個虛擬的存在。說到現實政治中的虛擬，西方世界爲中國提供了民主和市場經濟的樣板，但中國卻回答說摸石頭過河，只要捉得住老鼠就是好貓。其實西方世界自身，也沒有樣板，不管是柏拉圖的理式還是木匠的床，一概沒有，西方同樣是摸石頭過河去捉老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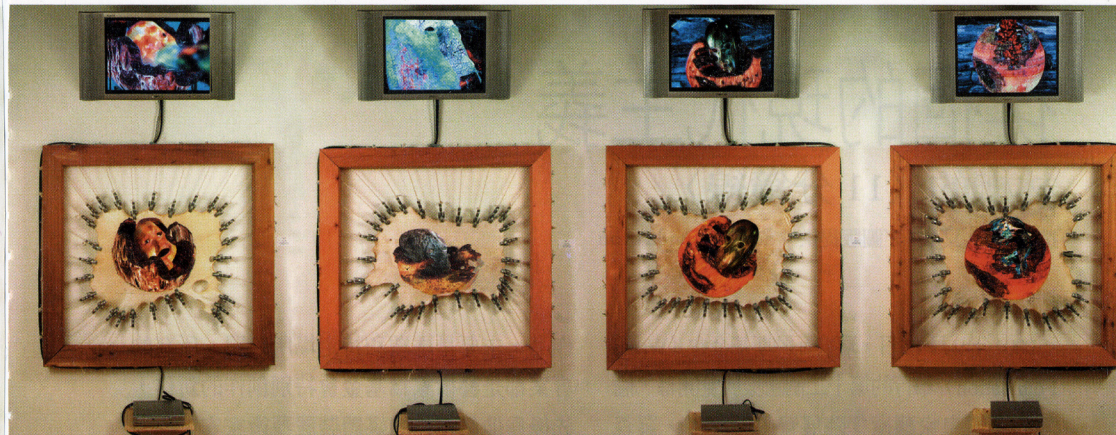
在這個問題上，今日美國的文化理論家愛德華·索哈（Edward Soja）有精闢論述。他首先挑戰法國後現代主義主帥布希亞關於「超級現實」（hyperreality）的概念，批評布希亞的「超級現實」是單一性的。索哈指出，信息和高科技時代發達的西方城市有實在和虛幻兩個方面，他稱這樣的城市爲「後大都會」（postmetropolis），例如洛杉磯。生活在後大都會的市民，他稱爲「模擬市民」（Simcitizens），

市政管理是「模擬市政」（Simgovernance），管理方針是「模擬政治」（Simpolitics）。最後他乾脆稱美國爲「模擬國家」（SimAmerica）。索哈的結論是，在美國這樣一個模擬國家裡，所有的模擬公民都必須接受模擬政府的模擬管制，結果，人之所以爲人的本質屬性便喪失了。在我看來，索哈可能是想暗示，在這模擬的國家裡，技術莫非不是對民主、自由的美國生活方式的挑戰、莫非不是對至高無上的人權的剝奪？

布希亞如果說索哈描繪的「後大都會」城市，是好萊塢科幻電影所展示的可怕未來，例如電影「AI人工智慧」所講的未來故事，那麼譚力勤創造的抽象森林，便是一個相反的烏托邦。譚力勤曾爲美國迪士尼電影公司繪製動畫片，而迪士尼的宗旨是描繪美好的烏托邦世界。也許，這可以爲我們理解譚力勤的數位藝術，提供一個涉及歷史和文化的觀念性註腳。

■「模擬人」與禪

美國著名女性主義理論家當娜·哈娜薇，發表過一篇關於未來之「模擬人」（Cyborg）的宣言，其言辭富於批判精神，同時又瘋狂而調侃。按照哈娜薇的定義，未來世界的人，都會是模擬人，這是機器與動物的組合，既是社會發展的產物，也是虛構的產物。哈娜薇認爲，社會現實就是社會關係，這是最重要的政治架構，但在發展變化著的世界上，這個架構是虛擬的。於是，社會發展與虛構就會合一，機器與動物也會合一。實際上，模擬人在美國已經出現。早在1980年代中期，美國軍方就開始研發一種代號爲C3I的指揮、控制、通訊及情報系統（command-control-communication-intelligence），這是一個不具備人的外形，但具有相當人工智慧的系



譚力勤 樹樁系列四幅 2005

統。後來，在新版好萊塢電影「星際大戰」中，一種狼頭人身的機器士兵出現了，這可以被看成是具有人形的模擬人，據說這種智能機器人將會是美國的未來士兵。

正如世上沒有永動機，機器需要人的設計、製作、操縱和維護，人工智慧的產物也出自人的設計和操作。然而，哈娜薇所說的模擬人是一種越界的造物，它越過了機器與人的界線，越過了實用技術與科學幻想的界線，以及大腦與身體的界線。在長篇大論的《模擬人宣言》的最後，哈娜薇寫到了模擬人的本質：如果說我們現世中人的身體，是權力與身分的體現，那麼模擬人也不例外，其身體也是權力與身分的體現。這就是說，索哈那種後大都會的模擬社會，實爲我們現實社會的寫照，它雖以資訊時代之高科技的面目出現，但也存在著我們現實社會的所有問題。因此，一方面信息技術的虛構與幻想，並不能給我們提供一個避難所，另一方面，人的本質不可改變，連模擬人的身體，也仍是權力與身分的顯現，也具有社會的屬性。

有了這樣的認識，再看譚力勤的數位新作，我們對他的禪和五行便易於理解了。如

前所述，譚力勤先前的作品都具有人的外型，而最近的新作卻代之以貌似寫實的抽象構形。

禪是人對自身和外界的認識，既然禪在其一端涉及到外界，它也就可以被五行的元素所體現或暗示。禪是無言之教，藝術家用金木水火土來承載禪，當然不必給禪以人的外型。但是，禪的另一端涉及到人，於是在形而上的意義上，藝術家便可以用無形的方式來再現人。於是，譚力勤用數位抽象的方式，再現了原始森林的局部，他以樹樁、枝幹、果實、菌類、石塊等隱含禪意的構形，來做爲人的心靈圖象。這個原始森林，如果是譚力勤所再現的「模擬城市」，那麼這些構形便是他再現的「模擬市民」。

顯然，譚力勤的數位藝術作品所再現的森林，是一個與索哈相反的「模擬國家」，而森林裡的人，則是與哈娜薇相反的「模擬人」。譚力勤是一個入世者，但在內心深處，卻又是竹林七賢式的出世者。在我眼中，他的「數位五行藝術」系列作品，再現的是他自己，他心中自有藝術的理式。